

希腊化和中世纪早期哲学经典集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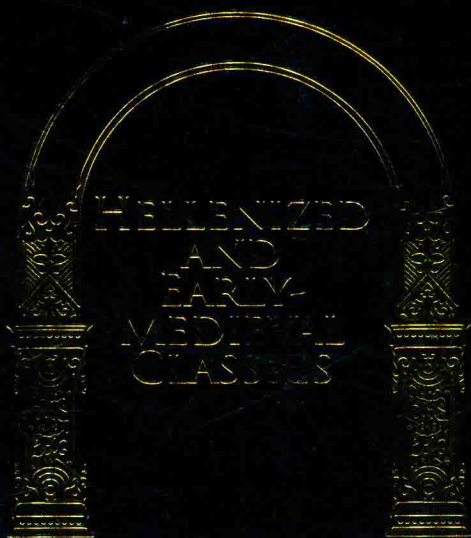
章雪富 主编

论秩序

奥古斯丁早期作品选

[古罗马]奥古斯丁 著

石敏敏 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希腊化和中世纪早期哲学经典集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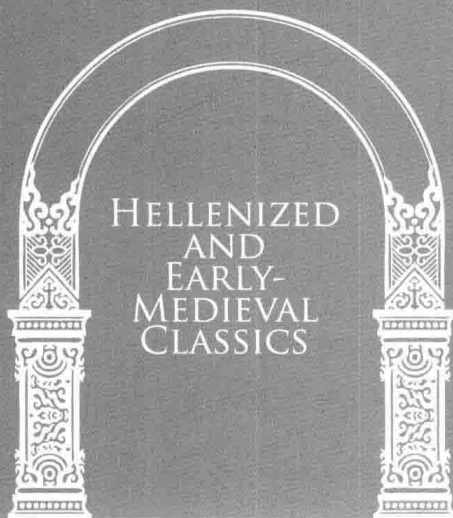
章雪富 主编

论秩序

奥古斯丁早期作品选

[古罗马]奥古斯丁 著

石敏敏 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论秩序：奥古斯丁早期作品选 / (古罗马) 奥古斯丁著；
石敏敏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8

ISBN 978-7-5203-0296-8

I. ①论… II. ①奥…②石… III. ①奥古斯丁
(Augustine, Aurelius 354-430) —哲学思想—文集
IV. ①B503.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99970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冯春风
责任校对 张爱华
责任印制 张雪娇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市十月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50×960 1/16
印 张 20
插 页 2
字 数 278 千字
定 价 5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论幸福生活

导论 | 3

内容摘要 | 10

正文 | 11

论秩序

导论 | 51

目录 | 55

第一卷 | 59

第二卷 | 88

论教师

导论 | 141

内容提要 | 143

正文 | 147

论真宗教

导论 | 199

内容提要 | 201

正文 | 205

论善的本性

导论 | 285

正文 | 286

译后记 | 316

论幸福生活

导 论

《论幸福生活》在奥古斯丁的作品中占据独特位置。这位伟大的北非作家著述甚丰，亦有大量作品留传后世，而《论幸福生活》是他完成的第一篇作品。没错，当时《驳学园派》也已经开始写作，而且充满青春活力的奥古斯丁还满腔热情地写了《论美与适宜》，只是这篇作品连同对它的几乎全部回忆，都在他写作《忏悔录》时遗失了。

庆幸的是，奥古斯丁在垂暮之年给我们留下了《订正录》，对他多产的文字生涯作了个人记录和批判性回顾。其中谈到《论幸福生活》一文，他为我们留下了这样的描述：“那不是在《驳学园派》之后写的，而是在此期间写的。它始笔于我生日那天，就如书中清楚说明的，然后用了三天的谈话完成。”^①

386年是奥古斯丁的智性和灵性发展的最重要一年。此时离他以奇特的方式皈依基督教的时间只有短短几个月，他正在卡西西阿库（Cassiciacum，或译为加西齐亚根）度秋收节；这是离米兰不远的一个乡村别墅，是米兰的一位语法学家，他的朋友和同工威勒库得斯（Verecundus）慷慨提供给他的。奥古斯丁来到卡西西阿库，希望过段安宁、平和的日子，等候在基督里重生的伟大日子到来。到那个日子，

^① 《订正录》1.2. 根据《论幸福生活》（1.5），奥古斯丁的生日是十一月十三日，那年他三十二岁。

米兰主教圣安波罗修（Ambrose）将正式接纳他为基督信众中的一员。^①

身处幽静的乡间，远离尘世的喧嚣，他的心灵脱离了因欲求名誉、谋求财富、寻求快乐而产生的种种焦虑。于是，他努力摆脱将他的思想和心灵与他过去的生活相关联的最后一点纽带，他“幼稚的舌头开始尝试谈论他的上帝，他的真荣誉，他的真财富，以及他的救恩”（《忏悔录》）。

要了解奥古斯丁当时的个性以及写作《论幸福生活》时的状态，他自己的报告可能是最好的视角：^②“正式脱离雄辩术讲席的日子终于到了，虽则我思想上早已脱离。大事告成：你已解放了我的心，现在又解放了我的口。我兴高采烈地感谢你，和亲友一行，启程到别墅中去。在那里〔卡西西阿库^③〕我写了些什么？我的文学已经为你服务，但还带着刚刚才离弃的学校的傲慢气息，一如奔走者停步后呼吸还觉得急促；在我记述的与好友的对话中，^④ 或在你面前自问自答的语录中，^⑤ 以及与外出的内布利提乌斯（Nebridius）的通讯中，都流露着此种气息。我已经急于要转到更重大的事件了。什么时候我才有充分的时间来追述你尤其在这一阶段中所加给我的一切洪恩厚泽呢？过去种种如在目前。主啊！向你忏悔往事，我还感到温暖，譬如回想你不知用了哪一种利剑刺我的心灵，降伏了我；你怎样“削平了我思想上的山丘，修直了曲折的道路，填平了崎岖的峻坂……我的天主啊！当我诵读大卫的诗歌、洋溢着衷心信仰的诗歌、最能扫除我们满腹傲气的诗歌时，我向你发出哪些呼声？这时我对于真正的爱还是一个学徒，我和阿利比乌斯（Alybius）都是‘望教者’，住在乡间别墅中，母亲和我们在一起，她

① 387 年复活节。

② 《忏悔录》9.4.7f; 9.5.13（根据周士良译本，略有改动）。

③ 关于卡西西阿库这个地名以及它的位置，见 D. J. Kavanagh, *Answer to Skeptus* (New York 1913) 251.

④ 指《驳学园派》、《论幸福生活》以及《论秩序》。

⑤ 指他的《独语录》。

虽然是个妇女，但在信仰上却是杰出的丈夫，她具有老年的持重，母亲的慈祥，教友的虔诚。……秋收节结束后，我通知米兰人，请他们为自己的学生另聘一位修辞学老师，理由是我已决定献身为你服务；而且由于呼吸困难，胸部作痛，不适合再担任此项职务。”

这里，奥古斯丁与朋友们一起在安静、和平的乡村享受身体得到放松、智性和灵性得到熏陶的日子。遵循古代哲学家的习惯，卡西西阿库的这个朋友小组以生动活泼、有时甚至轻松诙谐的方式交流实践问题，讨论道德和政治难题，诠释罗马经典。E. K. Rand 写道，“这些对话的精神与奥古斯丁的晚期著作明显不同。它们风格轻松、明快，不时穿插一些玩笑、戏谑，有一种在闲暇中谈论哲学的畅意感。期间还不时引用诗人，尤其是维吉尔和泰伦士的诗，以及敬爱的圣安波罗修的诗句”。^①

这对此时的奥古斯丁非常重要。他在智性和灵性上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同时他热烈的内心情感也需要找到适当的表达方式，这两者之间关系密切，所以，甚至等不到写完《驳学园派》，他就迫不及待地抓住庆祝自己生日的机会，开始与朋友们讨论人的一切行为最内在渴求的最终目标——人与生俱来对幸福的渴望。《论幸福生活》讨论的主题就是人对幸福的渴求。虽然人并非在任何活动中都想着幸福，但他们所做的每件事都与幸福有关。^② 奥古斯丁的哲学与其他哲学体系的区别在于：它不是对自然事件或者假设主题和问题的中性思考和客观研究，而是关注活着的这个人，奥勒留·奥古斯丁的福祉。因此，他怜悯摩尼教徒的“昏昧”，拒斥自我毁灭的怀疑主义者，两者都不能满足人最本质的需求。对奥古斯丁来说，真理必然适用于生活；智慧，一切研究的目标和哲学的真正核心，与幸福一致。“我们难道不渴求幸福吗？”只是“除了真理我还希求发现什么呢”这话的另一种说法。因此，他所寻求的

① “St. Augustine and Dante,” in *Founder of the Middle Ages* (Cambridge, Mass. 1928) 256ff.

② 参 Boethius, *De consolazione Philosophiae*, 8, p. 2.

真理就是至善，唯有拥有这样的善才能完全满足人所探求和渴望的一切。

要发现这个真理，要知道该做什么，要变得更好，最终获得至善，人必须首先认识自己。由于人由身体和灵魂构成，灵魂是更高贵和更本质的部分，所以人的幸福只能在智性和灵性领域里，即在认识真理和拥有至善中才能找到，而真理和至善就是上帝。“幸福生活就是：敬虔而完全地认识那一位，让他引导你进入真理，享有真理的本性，以及将 you 与至高尺度联结的纽带。”（4.35）

在《论幸福生活》中，奥古斯丁为他伟大的神论—民主制（theistic - democratic）方案确立了根基，拟定了蓝图。在这个方案里，人在共同体的福祉中取得个体的伦理进步并促进共同体的福祉，从而得到成长，获得先是暂时的，后是完全的、永恒的幸福生活。

因此，像 Etienne Gilson^① 和 Joseph Geyser^② 这样的杰出学者都承认奥古斯丁这篇早期作品对理解他的个性发展和他的整个哲学十分重要。正是在这篇小文中，奥古斯丁第一次力图确立人自身意识的绝对确定性作为知识的本质基础（2.1），这是一个原创性的观念，后来成为奥古斯丁最可称颂的成就之一。

奥古斯丁有很多作品，其标题就在表示一个哲学概念。《论幸福生活》就是其中之一，“幸福生活”是一个哲学概念。本书从现实问题出发，借助辩证论证以及形而上学概念的偶尔使用，一步步推演出这个概念的定义。除了奥古斯丁一向对定义高度重视外，层层论证的过程，类别的划分、概念的区别，^③ 以及频繁使用三段论，这些都显示了他的思想和作品形式上的特点。

① *Introduction a l' etude de Saint Augustin* (Paris 1943) .

② “Die erkenntnistheoretischen Anschauungen Augustins zu Beginn seiner schriftstellerischen Tätigkeit,” in Grabmann - Mausbach, *Aurelius Augustinus* (Köln 1930) .

③ 参《独语录》2. 11. 20f.

《论幸福生活》的结构,尤其在将致献的序论与构成作品主体的对话部分截然分开这一点上,源于西塞罗。可以肯定,西塞罗的对话《荷尔顿西乌斯》(已佚失)对本书的内容和形式似乎都有决定性的影响。提出所谓的“浴室对话”的瓦罗(Varro)^①也可能通过他的《论农业》(*De re rustica*)和《论教导》(*De Disciplinis*)对奥古斯丁产生了一定影响。

奥古斯丁让一位妇女,也就是他的母亲积极参与讨论,从而在常规的对话形式中添加了一抹亮色。他由此表明自己的信念:^② 哲学不是少数精英的特权,而是整个人类的共同利益,不论性别、种族和职业。虽然奥古斯丁是卡西西阿库这个微型学术小组的导师,并且也对全部讨论作了总结陈词,但他的母亲在对话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这并非没有原因。当时奥古斯丁刚刚离开异教的哲学学派,在基督的信众中还只是一个新手,而莫尼卡(Monica)是卡西西阿库小组里唯一“真正的”且有经验的基督徒。^③ 虽然奥古斯丁无疑已经接受了基督教教义,但他对重大问题的解决还没有那么坚定,^④ 他“在获得真理、上帝和灵魂的路上还是个拙劣的斗士。”^⑤ 因此,正是他母亲,作为他的代言人,在这里指出信、望、爱是认识上帝、获得幸福生活的前提条件。^⑥

Thimme^⑦ 认为,奥古斯丁的早期著作仍然根植于异教哲学,但这种观点受到批判。尽管 Thimme 作为这个领域的先锋人物取得了很好的

① 参 A. Dyroff, “Über form und Begriffsgehalt der augustinischen Schrift *de ordine*”, in Grabmann – Mausbach, *Aurelius Augustinus* (Köln 1930) 50.

② 《论秩序》1. 11. 31 明确提出。

③ 参《忏悔录》9. 4. 8.

④ 《论幸福生活》1. 5.

⑤ Dyroff, Schopp, *Aurelius Augustinus, Selbstgespräche* 导论 (München, 1938) 7.

⑥ 《论幸福生活》4. 35。在仅仅几个星期之后写的《独语录》里,他以非常优美的笔触详尽描述了基督教的这些核心美德。

⑦ Thimme, *Augustins geistige Entwicklung in den ersten Jahren nach seiner Bekehrung* (Berlin 1908)。令人惊奇的是, Joh. Hessen 似乎同意 Thimme 的观点,见 *Augustinus, Vom Seligen Leben* (Leipzig 1923) XXVI.

成就，但我们对它所谓的“《论幸福生活》的基本思想本质上是斯多亚主义的，它的结论尤其是它的风格完全是新柏拉图主义的”这一观点不敢苟同。没错，摩尼教和学园派的理论，“他刚刚才离弃的那些傲慢的学派”，^① 仍然回响在奥古斯丁的脑海，但他更多的是“怜悯”他们，^② 并且努力根据基督教原理来驳斥他们，尽管不时使用他的弟子们很熟悉的一些术语和概念（柏拉图主义的和斯多亚主义的）。要知道，“他至亲的兄弟阿利比乌斯一开始甚至不愿意（在我们的书札中）加上你的独生子，我们的主和救主耶稣基督这个名字”呢！^③

奥古斯丁甚至在《论幸福生活》里将柏拉图的一些作品与《圣经》作比较，相比之下，他更偏爱《圣经》，认为它才是权威。他强调说，上帝的儿子是真上帝，^④ 是人类的救赎者，是完备的尺度，即至善。他非常了解圣三位一体教义。他明确认为，一颗完全致力于上帝的心所具备的知识高于通过学习得来的理论知识，^⑤ 由此指明他重视信仰胜过理性。

Friedrich Worter 说，^⑥ “奥古斯丁的哲学思想并没有完全与基督教融通”。这话说得比 Thimme 谨慎，但他没有准确领会奥古斯丁当时的情形。由于奥古斯丁关于幸福生活的定义^⑦就是基督的话——“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⑧ 的另一种说法，所以，经过对奥古斯丁在卡西西阿库所写作品的深入研究，Anton C Pegis 不禁惊呼，“对那些以为在卡西西阿库的是一个新柏拉图主义皈依者的人来说，这是多么奇异的结论”，并说：“不论奥古斯丁当时对基督教教义的了解如何不完全，他

① 参《忏悔录》9.5.9.

② 同上，9.4.8.

③ 同上，9.4.7.

④ 《论幸福生活》4.34；亦参《论秩序》1.10.28.

⑤ 同上，4.27.

⑥ Worter, *Die Geistesentwicklung des hl. Augustinus bis zu seiner Taufe* (Paderborn 1892) 72.

⑦ 4.35.

⑧ 约14.6.

的心已经是基督徒的心；虽然这颗伟大的心借着上帝的恩典，必会发现新的高度。从那个高度看，它还是那么卑微，那么低下，它为此要痛哭悲号，但无论如何，在卡西西阿库时它就已经是基督徒的心，就如同十五年后在希波一样。”^①

另外，奥古斯丁自己在致献塞奥多若时不也说《论幸福生活》“在我看来已经属于包含更多宗教性的一类讨论”？^②

当然，奥古斯丁使用了他从异教哲学家那里学到的知识。他或者是从原作或者是通过西塞罗、瓦罗、维克托里努斯、塞涅卡和其他人获得这些知识。他也熟悉科奈利乌斯·塞尔苏斯（Cornelius Celsus）的百科全书，^③——用六大卷书收集了过去所有哲学家的“观点”。奥古斯丁早期作品中有某种亚里士多德的因素，很可能是出于某位了解亚里士多德的新柏拉图主义者（比如格拉萨的尼科马库斯（Nicomachus of Gerasa））的影响。

《论幸福生活》散发出奥古斯丁崭新哲学的新鲜空气。“上帝就是那隐秘的太阳，在我们里面照耀；从那里生出我们所说的真理。”^④正是圣约翰的福音书，上帝的道，照亮了奥古斯丁。

承蒙 B. Herder Book Co. 的好意，本英译本收入“教会教父丛书”，^⑤但是对原英译本作了全面修订。英译本最初基于拉丁文本 Migne, Patrologia Latina, 不过很大一部分根据 M. Schmaus 的拉丁本^⑥作了修订。除了法语、德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译本外，现存的还有另外两个英译本，一个是 Francis E. Tourscher, O. S. A 的译本，另一个是 Ruth A. Brown 的译本。

① A. C. Pegis, “The Mind of St. Augustine,” in *Mediaeval studies* 6 (1944) 3f.

② 《论幸福生活》1. 5.

③ 参《独语录》1. 12. 21.

④ 参《论幸福生活》4. 35.

⑤ L. Schopp, *The Happy Life by Aurelius Augustine* (St. Louis & London 1939).

⑥ Schmaus, *S. Aurelii Augustini Episcopi Hipponensis De beata vita liber*. (Florilegium Patristicum, fasc. 37 Bonnae 1931).

内容提要

1. 致献塞奥多若。奥古斯丁如何来到哲学之港。对话的时间、背景以及参与者。

2. 第一天的讨论。人由灵魂与身体组成。就如身体需要食物，灵魂也同样如此。虽然不拥有自己所欲求的东西，谁也不会幸福，但并非凡拥有自己所欲求的人都幸福。谁拥有上帝？学园派不可能幸福，因此他们不可能有智慧。

3. 第二天的讨论。拥有上帝的人是幸福的。可以在两种意义上理解灵魂的不洁净。

4. 第三天的讨论。进一步思考幸福问题。缺乏者、可怜者以及智慧者的性质。灵魂的缺乏和充足。幸福以及尺度概念。上帝是至高尺度。

第一章 什么样的问题适合德性 (1—5)

如果风暴能带我们走向那唯一的福地 (felicitas)。

1. 伟大而高贵的塞奥多若 (Theodorus) 啊^①, 如果奔赴哲学之港 (philosophiae portum)^②——人就是从那里进入幸福生活的腹地, 且是唯一的腹地——的旅途由理性确定, 还可能有意愿 (voluntas) 引导, 那么, 我想, 我若说尽管我们现在看到已经到达那个港口的人只有零星的几个, 但可能到达那里的人将会更少, 这应该不算草率之言吧。当上帝或自然或必然 (necessitas)^③ 或我们自己的意愿^④, 或者其中几个或者所有这些合在一起, 似乎是漫不经心地、随意地^⑤把我们抛入这个世

① 奥古斯丁在《论秩序》(De ord. 1. 11. 31) 里提到曼利乌斯·塞奥多若 (Manlius Theodorus), 说他是“备受尊敬的杰出之人, 具备非凡的天赋、出色的口才, 还有卓越的灵性”。但后来在《订正录》(Retract. 1. 2) 里奥古斯丁承认, 自己在早期作品中对塞奥多若过分赞誉是不恰当的, 他对此感到不满。

② 奥古斯丁在《驳学园派》(Contra Acad. 2. 2. 4) 也说, 真正的幸福在于哲学。

③ 奥古斯丁这里用弟子们熟悉的术语谈论。“必然” (necessitas) 这个词意指事物和人的行为根据因果律自然发展, 这里的意思是指命运。因为他在《驳学园派》1. 1. 1. 说: “通常所说的时运, 其本身由某种隐藏的法则支配; 我们所说的机遇, 可能只是指某种其原因和缘由被掩盖的事物。”(参西塞罗 De divin. 1. 125: “命运、秩序和因果链” (Fatum ordinem seriemque causarum) ……) 后来, 奥古斯丁在《论上帝之城》(5. 9) 根据词源学从 fari [言说] 引出 fatum [命运]。因此, 当奥古斯丁说到命运时, 仅与上帝的话相关, 即指上帝的神意, 或者从人的观点看, 指因果律。它与古代异教的命运观毫无关系, 那种命运观认为命运是毫不留情的, 无可避免的, 超越于上帝, 至少与上帝并列存在 (参塞涅卡 Quaest. Nat. 2. 35: “任何命运都不因祷告动摇, 不因怜悯改变, 不因恩典扭转”)。

④ 人的自由意志。奥古斯丁后来写了三卷书专门讨论人的自由意志问题。

⑤ 这里描述了奥古斯丁对柏拉图的先在灵魂的看法。(参 Contra A. d. 2. 9. 22; Solil. 2. 20. 35; De immort. An. 4. 6; De quant. An. 20. 34; Epist. 7)。圣奥古斯丁早期的哲学思想有强烈的先在灵魂论倾向, 究其原因, 想必是因为柏拉图主义对当时这个刚刚摆脱怀疑主义的年轻北非人影响巨大。众所周知, 奥古斯丁晚年明确修正这种先在和回忆理论 (Retr. 1. 8. 2; 4. 4; De Trin. 12. 15. 25), 提出灵魂不断受到永生光照影响的理论。(亦参 Joh. Hessen, Die Begründung der Erkenntnis nach dem hl. Augustinus [1916]; L. Schopp, “Der Wahrheitsbegriff des Boethius und seine Beziehungen zu dem des hl. Augustinus” in Philosophisches Jahrbuch der Universität Bonn, 1. Jahrgang [1924] 9—14; J. Barion, Plotin und Augustinus [1935] 148 ff.)

界，如同抛入波涛汹涌的大海——这个问题诚然极其晦涩，但既然已经提出来，希望你能有所解惑——有几个人能辨清该往哪里前进，或者该退回何处？除非在某个时候出现一个风暴，一个在愚人看来完全不利的风暴，背逆我们的意愿，偏离我们的路线，在不知不觉中使我们离开错误的航道，把我们推向深切向往的福地。

哲学能接纳的人可比作三类航海员。

2. 因此，在我看来，可以说，哲学能接纳的人可以分为三类，如同三类海员。第一类由这样的人构成，他们已经成熟，能充分使用理性，所以他们只受到一点小小冲动，轻轻划了一下船桨，虽然离了岸，但只有一步之遥。他们泰然自若地停留在那里，为尽可能多的其他公民树立鲜明的旗帜，表明他们自己的工作，通过这个旗帜的吸引，力邀人们加入到他们的队伍。另一类与上述的不同，他们被事物表面的假象蒙骗，选择进入深海，冒险远航，离开故土，后来往往就遗忘了自己的故乡。由于他们一路顺风（他们以为如此）——我不知道这风以何种隐秘的方式伴随他们——他们兴高采烈、如饥似渴地进入不幸的深渊，因为快乐（voluptas）和荣誉（honor）这种最阴险的祥和天气诱惑着他们。说真的，在这些他们欣然追逐的事物中，除了不幸，他们还能指望什么呢？如果这还不足以使他们回心转意，就只能指望来一场狂虐的风暴，一阵逆风，把他们吹回到可靠而真实的喜乐中，尽管他们抱怨，甚至悲号。不过，这一类人中有不少并没有迷失得太远，经历了不算太大的不幸之后就被带回。这些人时运不济、处境悲惨，或者在虚妄的生意中遭遇困难、忧心忡忡——似乎他们没有别的事可做——然后被推到知识渊博的智慧者的书卷面前，在这个港湾不知不觉地就开始觉醒，于是大海以虚伪的笑容作出的承诺不能再引诱他们离开港湾。

介于这两类人之间的还有第三类人，这些人或者正步入青年，或者已经经历长期颠簸，但仍然能辨认一些熟悉的记号，即使在浪涛中也记